

《大夏》着装与舞者身份考辨

郭 珂

提 要 表演乐舞《大夏》时的着装要依礼而行。皮弁、素积、裼在礼书中都是被明确规定的服饰,其形制、材质、色泽,以及相互搭配都要符合礼制。服饰的制作材料都是稀缺贵重的物品,不是普通劳动人民能够穿戴起的。传世的《礼记·明堂位》中明确限定了乐舞《大夏》的表演环境。西周时期,《大夏》是由国君领舞,并由年满二十的贵族子弟陪舞。表演者头戴皮弁,下穿白色有褶皱的裙,袒开衣服左襟,露出裼衣而舞。

关键词 《大夏》 皮弁 素积 裼

传世的《礼记·明堂位》记载了乐舞《大夏》的表演情状:“皮弁素积,裼而舞《大夏》”。有学者依此为依据,认为舞《大夏》时的衣着是“头戴皮帽,下著白裙,光着脊梁”。^①笔者以为,这种理解值得商榷。这条史料不仅涉及到乐舞《大夏》的表演衣着,还关系着表演者的身份。依据相关文献的记载,佐以出土的金文资料对皮弁、素积、裼三词做考索辨析后,我们会对先秦乐舞得出全新的认识。

一 皮 弁

《周礼·夏官·弁师》曰:“王之皮弁,会五采玉璫,象邸,玉笋。”郑玄注:“会,缝中也……皮弁之缝中,每贯结五采玉十二以为饰,谓之綦(璫)……邸,下根也,以象骨为之。”^②由郑注得知,“皮弁”是有特殊形制的冠,不是普通的皮帽。(其形如下图所示)

“皮弁”的造型象两只手掌相合,制为尖顶,尖顶分瓣。各瓣缝合处的接缝也有固定称谓,名为“会”。“会”上还要按照一定的规格次序缀以不同的玉饰,叫做“璫”。这些熠熠发光的小玉石,看上去像星斗,因此《诗·卫风·淇奥》篇有“会弁如星”之说。“皮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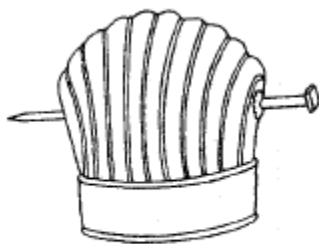
^① 杨荫浏:“后来在周代表演这个乐舞(《大夏》)的时候,舞者的装束是头上戴着皮制的帽子(皮弁),身上穿着白色的裙子(素积),裸露着上半个身子的——这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装束。”见《中国古代音乐史稿》,北京: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,第7页。黄翔鹏:“夏、商、周三代的‘先王之乐’本来应该是一些生活气息十分浓厚的乐舞。象《礼记·明堂位》记载着的‘皮弁素积,裼而舞《大夏》’。戴皮帽、穿白裙、裸露着上半身,又跳又唱的,全不象文人士们设想的那么古雅。反而相当粗野,真是氏族社会的产物。”见黄翔鹏:《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》,《中国音乐学》1987年第4期。刘再生:“表演者头戴皮帽,下著白裙,光着脊梁,是一种盛大的群舞场面,音乐规模也相当可观。”见《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》,北京: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,第26页。

^② 《周礼·夏官·弁师》,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的戴法也有讲究,是用笄(古时的簪)固定于发髻之上,不是象帽一样包拢整个头部。

制造“皮弁”的材料是非常贵重的,郑玄注:“皮弁者,以白鹿皮为冠,象上古也。”^①制作“皮弁”的皮料只能是贵重的白色鹿皮,不能用其他材质代替,“皮弁”下面的邸(周缘)也要用象骨制造。如此稀有的物品哪里是普通的劳动人民能穿戴起的?佩戴“皮弁”时还要依据等级划定,其选择必须与个人身份相符,爵位、官职不等,冠上的丝带、玉饰也不相同。这一点,《周礼·夏官·弁师》中说的很清楚:“诸侯及孤、卿、大夫之冕、韦弁、皮弁、弁经,各以其等为之,而掌其禁令”,各级贵族的冠冕有明文规定,严禁僭越。

明朝朱檀墓出土的皮弁实物,1971年山东邹县鲁王朱檀墓出土。



皮 弁
(山东邹县明墓出土)

二 素 积

“三礼”中“皮弁”有两意:一指专门的冠,一指“皮弁服”。素积就是专门配合“皮弁服”而穿的服饰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记载:“皮弁服:素积,缙带,素鞞”。^②素即白色,积指襞积,就是裙子腰间的褶皱。素积是一种腰间有褶皱的白裙。

先人舞《大夏》时不单在队列上有严格规定,^③服装打扮也是专门配套的。下面就礼书中“皮弁”与“素积”的用法做一简单考察。^④

《周礼》中“皮弁”出现4次:《春官·宗伯》的两处指皮弁服,《夏官·弁师》的两处指皮弁冠。无“素积”一词,未见“皮弁素积”连用。

《仪礼》中“皮弁”共出现17次:《士冠礼》一处指皮弁服,七处指皮弁冠;《聘礼》五处均指皮弁服;《觐礼》两处均指皮弁服;《士丧礼》一处指皮弁服;《既夕礼》一处指皮弁服。“素积”出现4次,“皮弁素积”连用1次:

《仪礼·士冠礼》:“三王共皮弁素积。”

《礼记》中“皮弁”出现13次:《郊特牲》一处指皮弁服,两处指皮弁冠;《玉藻》两处均指皮弁冠;《明堂位》一处指皮弁冠;《丧服小记》一处指皮弁冠;《学记》一处指皮弁服;《杂记上》三处均指皮弁服;《祭义》两处均指皮弁冠。“素积”出现5次,“皮

① 《仪礼·士冠礼》,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② 缙带是用黑缙制成的衣带,素鞞是古代的一种蔽膝,上窄下宽而较长,可遮住大腿至膝部。素鞞是用白色的熟牛皮制成,以与裳色相配。

③ 《春秋穀梁传·隐公五年》:“舞夏,天子八佾,诸公六佾,诸侯四佾。”

④ 以下统计均出自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,为节省篇幅,除“皮弁”、“素积”连用外,其他出处不再摘录。

弁素积”连用 4 次。

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委貌，周道也；章甫，殷道也。毋追，夏后氏之道也。周弁，殷冏，夏收。三王共皮弁素积。”

《礼记·明堂位》：“皮弁素积，裼而舞《大夏》”

《礼记·祭义》：“君皮弁素积，朔月、月半，君巡牲，所以致力，孝之至也。”

《礼记·祭义》：“及大昕之朝，君皮弁素积，卜三宫之夫人、世妇之吉者，使入蚕室。”

需要注意的是，以上五例“皮弁素积”连用，除《礼记·明堂位》中未讲明穿衣人的身份外，其余四例的穿着者不是“王”就是“君”，这证明“皮弁素积”只是身份尊贵者所享的衣饰，下层的庶民是无权穿戴的。

此外，关于夏商周三代冠制的问题，《礼记·郊特牲》与《仪礼·士冠礼》中有完全相同的记载：“委貌，周道也；章甫，殷道也；毋追，夏后氏之道也。周弁，殷冏，夏收。三王共皮弁素积。”^①尽管三代冠制各不相同，但皮弁冠与腰间有褶皱的白裙却是三代所共服的，这证明“皮弁素积”是上古较为流行的着装。

《三礼》的成书时代以及作者存有多种说法，至今未能最后确定，其中记载的各种制度，究竟属于哪朝哪代，也有待深入探讨。《三礼》中的矛盾抵牾之处也非少数，但《仪礼》与《礼记》中“皮弁”与“素积”的五处连用，以及《礼记·郊特牲》与《仪礼·士冠礼》的相同记载可以说明：“皮弁素积”不但是先秦时代一种固定的服饰搭配，还是夏商周三代贵族共服的服饰。而表演乐舞《大夏》时除了“皮弁素积”的固定穿戴，还多加了一项“裼”，表达了“尚文见美”的意念。

三 裼

西周中期的𠄎盥和西周晚期的元年师𠄎铭中，有一字作𠄎形或𠄎形。^②关于此字的释，郭沫若先生在《长安县张家坡铜器铭文汇释》中着重讨论了元年师𠄎中“𠄎”的形体，并在同一文中提出两种不同的看法：一、隶定为“般”；二、隶定为“𠄎”。“𠄎”假为“裼”，乃为“深黑色裼衣”。^③陈梦家先生认为此字应隶定为“𠄎”，“假为裼”，丽为黑色之义，（铭文“𠄎”字前有一“丽”字）“此丽裼当为羔裘‘𠄎’的裼衣”。^④马承源先生也读为“裼”，认为是“裘上所加之衣”。^⑤笔者赞同“𠄎”字说。《礼记·玉藻》篇中的一段话，对“裼”有较详细的记载：

君衣狐白裘，锦衣以裼之。君之右虎裘，厥左狼裘。士不衣狐白。君子狐青裘，豹褱，玄绀衣以裼之；麕裘，青豻褱，绞衣以裼之；羔裘，豹饰，缁衣以裼之；狐裘，黄衣以褱之。锦衣狐裘，诸侯之服也。犬、羊之裘不裼。不文饰也不裼。裘之裼也，见

① 委貌这种冠，是周代的冠制；章甫，是殷代的冠制；毋追，是夏代的冠制。祭祀用的礼冠，各代不同，周代用的叫弁，殷代用的叫冏，夏代用的叫收。而三代都穿用皮弁素积。

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第八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 1984 年版。

③ 郭沫若：《长安县张家坡铜器铭文汇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62 年 1 期。但又指出“裼乃小儿之襦褌。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‘载衣之褐’。又如褌狄或褌狄，则为后夫人之服。故此说难通”。

④ 陈梦家：《西周铜器断代》（上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 2004 年版，第 204 页。

⑤ 马承源：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，第 206 页。

美也。吊则袞,不尽饰也,君在则裼,尽饰也。服之袞也,充美也,是故尸袞,执玉圭袞,无事则裼,弗敢充也。

郑玄注曰:君衣狐白之袞,则以素锦为衣覆之,使可裼也。袒而有衣曰裼。必覆之者,袞袞也。《诗》云‘衣锦綈衣,裳锦綈衣’。然则锦衣复有上衣明矣。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与?凡裼衣象袞色也。

又,《仪礼·聘礼》:“公侧授宰玉,裼降立。”

贾公彦疏曰:“凡服四时不同。假令冬又袞,衬身浑衫,又有襦袴,襦袴之上有袞,袞上有衣,裼衣之上又有上服,皮弁祭服之等。”

又,《礼记·玉藻》:

“袞之裼也,见美也”。

郑玄注曰:“君子於事,以见美为敬”。孔颖达疏:“袞之裼者,谓袞上加裼衣,裼衣上虽加他服,犹开露裼衣,见裼衣之美,以为敬也。”

通过上述记载及注解,我们大致归纳出“裼”的概念:古人礼服之制,冬衣袞,夏衣葛。袞葛之上有罩衣,叫做裼(名词)。“裼衣”是自天子至贵族士人都可穿着之服,是与袞葛上衣、皮弁服配套的衣着。其质地有别,可以用锦、绡、缯等材料制成。裼上又加正服,即朝服或皮弁服等。如非盛礼,则开正服前襟而见裼衣,这就叫做裼(动词)。如当盛礼,就必须掩好正服前襟,这就叫作袞。凡裼皆为“见美”,即见其内服之美,因为非盛礼尚文,以服美为敬;凡袞皆为“充美”(充,覆也),即把内服之美遮掩起来,因为盛礼尚质。在重要场合,裼衣的穿着是很有必要的,裼衣的颜色要与所着袞衣颜色相配。裼衣质地、颜色的不同是由穿着者的地位以及穿着时令决定的。

“裼”为动词时,在其他文献中尚可表示袒开或脱去内衣露出身体,但在此处绝不是脱下上衣完全裸露上身,是指袒开衣服的左襟露出裼衣。《仪礼·聘礼》:“裼降立。”郑玄注:“裼者,免上衣见裼衣……凡褻裼者左。”^①袒出上服左袖,露出裼衣(中衣)行礼,这是古时的一种礼仪。《礼记·玉藻》:“君衣狐白袞,锦衣以裼之。郑玄注:“袒而有衣曰裼。”^②关于“袒”,《仪礼·乡射礼》曰:“司射适堂西,袒袂遂”。郑玄注:“袒,左免衣也。”贾公彦疏:“凡事无问吉凶,皆袒左。”^③可见“袒”是指露左臂。盛礼尚质,如当盛礼就要掩好正服。非盛礼尚文,以服美为敬,便要开正服左襟而见裼衣。“裼而舞《大夏》”是为了“见美为敬”的礼法准则,完全的裸露上身是有违礼法的。

现代学者对此句也有简明的注解,杨天宇:“头戴皮弁,(上穿白衣),下穿腰间有褶皱的白裙,并袒露出上衣里面的裼衣,而跳《大夏》舞。”^④王文锦:“头戴皮弁,身穿丝织素衣、腰间积褶的素裳,显露中衣,来舞蹈象征文治成功的大夏舞。”^⑤两位先生准确解释了该句的实际含义,略有不足的是未注明显露“裼衣”的方法。笔者以为,此处“裼”的词性当是动词,指袒露裼衣。该句译作:“头戴皮弁,内穿丝织素衣,下穿白色有褶皱的裙,袒开外服(皮弁服)左襟,露出裼衣舞《大夏》”更为妥当。

① 《仪礼·聘礼》,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② 《礼记·玉藻》,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③ 《仪礼·乡射礼》,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④ 杨天宇:《礼记译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,第393页。

⑤ 王文锦:《礼记译解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1年版,第440页。

四 表演者身份

我们有必要将《礼记·明堂位》这段话的全文摘抄下来,从上下文的语境看看“皮弁素积,裼而舞《大夏》”的表演环境。

季夏六月,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,牲用白牡,尊用牺、象、山鬯,郁尊用黄目,灌用玉瓚大圭,荐用玉豆,雕簠,爵用玉盞仍雕,加以璧散、璧角,俎用琯、巵。升歌《清庙》,下管《象》,朱干玉戚,冕而舞《大武》,皮弁素积,裼而舞《大夏》。《昧》,东夷之乐也。《任》,南蛮之乐也。纳夷蛮之乐于大庙,言广鲁于天下也。君卷冕立于阼,夫人副、祔立于房中。君肉袒迎牲于门,夫人荐豆笾。卿大夫赞君,命妇赞夫人,各扬其职,百官废职服大刑,而天下大服。

由此可知《大夏》表演的时间是“季夏六月”,目的是“以禘礼祀周公”,地点在“大庙”,参与者是君、夫人、卿大夫、命妇。

《礼记·大传》曰: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,以其祖配之。”郑玄在《礼记·丧服小记》中注“禘”为郊天,周人郊祭天神,素来需要祖先神陪祭,称之为“配”。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引赵匡注曰:“禘者,帝王既立始祖之庙,犹谓未尽其追远尊先之意,故又推寻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。”由此可见,“禘礼”不但包含有祭祖的内容,还包含了祭天的含义。在“禘礼”中表演《大夏》是天子专享,《礼记·祭统》:“夫大尝、谛,升歌《清庙》,下而管《象》,朱干玉戚以舞《大武》,八佾以舞《大夏》,此天子之乐也。”鲁国因为始祖周公的卓越功勋,被成王封赐了这种特殊礼遇,即《礼记·明堂位》前文所述:“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,是以封周公于曲阜,地方七百里,革车千乘,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。”

“大庙,天子明堂”,鲁国的大庙就相当于周天子的明堂。“明堂也者,明诸侯之尊卑也。”成公六年,周公曾“朝诸侯于明堂,制礼作乐,颁度量”,^①身份低下者哪有资格步入明堂或大庙。为了“各扬其职”而“天下大服”,大庙中的各项祭祀活动都是贵族宗亲自己完成,“百官废职服大刑”,官员旷废所负责的职务,是要受到严惩的,谁敢让下人参与其中。

在描述《大夏》的表演方式时,先提到了《大武》的表演方法:手执“朱干玉戚”,头戴“冕”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冕,大夫以上冠也。”“冕”是天子、诸侯、大夫的首服,后来发展到只有帝王才能穿戴,足见其尊贵。既然《大武》的表演者身份尊贵,且身着盛装。同为六代乐舞的《大夏》之服,搭配也该符合礼制,不能随意任性。

我们还应注意到,“裼而舞《大夏》”后还有一句“纳夷蛮之乐于大庙,言广鲁于天下也”。《昧》、《任》是蛮夷之乐,能让他们在太庙表演,是为了彰显周公的功德广施天下。尽管这里没有详述《昧》、《任》的表演方法,但显然这些蛮夷之乐与《大武》、《大夏》的表演以及表达的含义是有显著区别的。

再来看看《大夏》是一种什么样的乐舞。《大夏》在“三礼”中共出现5次,《周礼》二见,皆见于《春官·大司乐》部分:

“以乐舞教国子舞《云门》、《大卷》、《大咸》、《大韶》、《大夏》、《大濩》、《大武》。”

“乃奏蕤宾,歌函钟,舞《大夏》,以祭山川。”

《礼记》载“大夏”三见:

《内则》:“子……二十而冠,始学礼,可以衣裘帛,舞《大夏》。”

^①《礼记·明堂位》,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《明堂位》：“季夏六月，以谛礼祀周公于大庙，……皮弁素积，裼而舞《大夏》。”

《祭统》：“夫大尝、谛，升歌《清庙》，下而管《象》，朱干玉戚以舞《大武》，八佾以舞《大夏》，此天子之乐也。”

由以上史料获知，乐舞《大夏》在先秦的功用大概有两项：一是祭祀、二是教育贵族子弟。

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^①先秦时代，祭祀宗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。根据典籍记载，场面之宏大、礼仪之隆重，令人叹服。配上“八八六十四人”（八佾）的《大夏》乐舞，是为了彰显其恢宏气势。除了祭祀宗庙，古人还有祭祀山川之习，所以《周礼》中会有“乃奏蕤宾，歌函钟，舞《大夏》，以祭山川”的记载。

《大夏》在《周礼》中被列为“国子”接受教育的必修科目。郑玄注：“公卿、大夫之子弟当学者，谓之国子。”^②这样看来，“国子”指的是贵族子弟。

《释名·释首飾》说：“二十成人，士冠，庶人巾。”“冠”惟有“士”以上的贵族才可戴，普通百姓只能戴“巾”。《礼记·内则》前文中可以“二十而冠”的主语“子”，应是士以上的贵族子弟。“男子二十冠而字”，^③“已冠而字之，成人之道也”，^④行冠礼是成人的象征。^⑤行过冠礼后，受冠者就从家庭中毫无责任的童子转变成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，要像《礼记·内则》后面要求的那样“悖行孝弟”，履践孝、悌、忠、顺的德行。

“子……二十而冠，始学礼，可以衣裘帛，舞《大夏》。”^⑥对于此例，古今学者都是先注明《大夏》是文武俱备的乐舞，而后就多从人的生理角度抒发己见，侧重对“衣裘帛”的阐释。郑康成曰：“裘太温，消阴气，使不堪苦，不衣裘裳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可以衣裘帛者：二十成人，血气强盛，无虑伤损，故可以衣裘帛也。”^⑦卫湜《礼记集说》云：“童子体热，不宜着裘，又应给役，着裳则不便。故童子并缁布襦袴也，二十则可衣裘裳。故《内则》云：‘二十可以衣裘帛’。”^⑧

笔者以为：除上述原因外，对《内则》这条史料的理解还应结合《明堂位》中的那条史料，《礼记》里这两条史料是相互呼应的。清圣祖撰《日讲礼记解义》对该句阐释为：“此言既冠以后之学也。《大夏》，禹乐。乐之文武兼备者，年至二十而冠，则成人矣。成人之道，以礼为本。故始学：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之礼。冠而后服，备故可以衣裘帛，亦冠而后文武之事宜兼故，可以舞《大夏》。”^⑨笔者以为这个注解较为全面，是对上下文义的贯穿，而不单限于一处词的注解。《内则》是再次强调：只有年方二十、头戴冠、身穿裘帛，寓意成人的贵族子弟，才能表演“文武兼备”的乐舞《大夏》。与《明堂位》比较，《内则》未指明舞《大夏》时头戴哪种冠，上身衣裘帛的方法以及下身穿何物，却指出了表演《大夏》者的年龄和身份。

①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，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②《周礼注疏》卷22《春官·大司乐》，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③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，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④《礼记·冠义》，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⑤举行冠礼时，由正宾依次将缁布冠、皮弁、爵弁三种冠加于冠者之首。

⑥《礼记·内则》，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⑦《礼记·内则》，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。

⑧[宋]卫湜：《礼记集说》卷4，（文渊阁）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⑨[清]圣祖仁皇帝御定：《日讲礼记解义》卷32，（文渊阁）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结合上文,我们可以对《大夏》表演者的状况做出推断:西周时期,是由年龄在二十岁以上、身份为士大夫以上的贵族子弟来表演。国君还会参与其中担任领舞。由普通乐工表演“六代乐舞”可能是春秋之后的事了。原因如下:

(一)舞蹈所着之物皆为贵族所服。表演《大夏》者,头戴“皮弁”;表演《大武》者,头戴“冕”。这两种冠饰都是士以上的贵族阶层才能佩戴。褐衣外的上服多是皮弁服,而这种服饰也是士大夫以上阶层所穿之物,褐衣也该是贵族的衣饰。《诗·秦风·终南》和《礼记·玉藻》都以“狐裘”和“锦衣”并称,具有一定等级身份的人才能服“狐裘”,用来罩裘衣的锦衣(褐衣)也当为贵族所服。褐衣的制作材料也都是贵重的丝织品。在西周贵族宗法制度下,以上服饰都是普通平民无权穿着的。

(二)服饰为成人贵族之服。《礼记·玉藻》中明确指出童子之节,“缁布衣,锦缘,锦绅,并纽,锦束发,皆朱锦也……童子不裘,不帛,不屨絢,无纁服”。童子的“不裘、不帛”,恰与《内则》中“二十而冠……可以衣裘帛”的记载相照应,“裘帛”确是成人之衣。褐衣是与裘帛上衣配套的服饰,其穿戴也该在二十岁之后。

(三)贵族子弟曾接受过相关教育。根据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与《礼记·内则》的记载,《大夏》是贵族子弟必修的科目。既然是必学之科,也必然有用武之地。在大庙中举行“禘礼”是为了祭祀天神与祖先,表现“敬天法祖”的精神,是十分庄严的场合。祭祀时由贵族子弟表演,正是用来追念先祖之德。

以上论据可以证明,《大夏》是由年满二十岁的贵族子弟(国子)表演。接下来再谈谈国君领舞的问题。

(四)国君领舞的证据。前文有关“皮弁素积”的例证已经说明,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能有这种穿戴。笔者以为:“皮弁素积”前的人称主语不是王就是君,舞《大夏》时亦穿此服,国君极可能参与其中。《礼记·祭统》中的一条材料,有力的证实了这种推测:

及时将祭,君子乃齐……然后会于大庙……及入舞,君执干戚就舞位。君为东上,冕而搢干,率其群臣,以乐皇尸。是故天子之祭也,与天下乐之;诸侯祭也,与竟内乐之。冕而搢干,率其群臣,以乐皇尸,此与竟内乐之之义也。

这里讲的很清楚,在大庙祭祀先君时,为了取悦“皇尸”,^①国君要手执干戚、头戴冕率领群臣进行舞蹈,其位置就是舞队东边上位。天子举行这种祭祀,是表示与天下人共同使皇尸快乐。诸侯举行这种祭祀时,也是头戴冕而手执干戚,率领群臣进行舞蹈,以使皇尸快乐,表示与国内人共同使皇尸快乐。

《祭统》没有记载国君表演的是哪个乐舞,诸家注疏也未有阐释,但文中“君”所执“干戚”与《大武》手执“朱干玉戚”的表演情状相符,极有可能是舞《大武》。传世文献中,《大武》与《大夏》多是并列出现,而《礼记·明堂位》中的记载就是先舞《大武》,后舞《大夏》。《大夏》又寓有“文治成功”的含义,由国君领舞也不足为奇。

乐舞《大武》与《大夏》带有厚重的象征意义,表演时所着饰物极其贵重,且能登入大庙表演,由国君领舞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既然由国君担任领舞,理当由成年贵族子弟陪舞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郭珂 南京大学历史系 210008)

(责任编辑 晓思)

^① “皇尸”是由族人扮演被祭祀先君的尸,以此充当先祖神灵,并代之享祭,“尸”多由先君之孙扮演。